

碧野著

北方的原野

戰地
報
生口
叅
取
刊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野原的方北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十五日（漢）初版

發行額：五〇〇〇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碧野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梧州 重慶 宜昌 上海
分店：	武昌 西安 洛陽 長沙 漢中 桂林 成都 許昌 昆明

▲每册實價一角八分▼

出版物：第〇一二六號
乙項：第一一九號

北方的原野

目錄

一	一支火箭	一
二	血轍	二二
三	牛車上的病號	四一
四	午汲的高原	六二

↓

北方的原野

一支火箭

像一支驟急的火箭，同志們邁開脚步，向黑暗的原野往回跑……

白天，全個部隊向着滹沱河退却，誘敵深入那山巒和森林密佈的行唐。據偵探兵的報告，敵的騎兵隊已經到達那個受誘線——行唐，因此，從北平血戰出來的，受有幾十次戰鬥血禮的學生大隊，最先接到向行唐回擊的命令。

雨後的原野滑溜溜的，同志們抖顫着雨淋濕了的身子，沿着田塍行進，把刺刀上在槍尖上，把行軍囊和子彈帶緊緊地纏在身上，全個隊伍不使有一點聲息發出來；只有那脚下的泥溜唧咕——唧咕——單調地响着。

夜，黑茫茫的一片。同志們一半在跳，一半在滑行，因為恐怕被敵人預先發覺，連一盞馬燈都不敢點。隊伍的前頭，是由一個當地農民出身的老游擊隊員引路。唻啦——不知誰碰着了一棵小樹，停留在枝葉上的雨水一齊震落下來，打在後邊的同志們的身上，一股微細的咒罵聲飄了出來：

「媽的，身子早給淋濕了，我們可還要來洗這噴篷澡呵！」

輕微的罵聲很快地就溶沒在黑暗中，又是一陣緊張和靜默，泥濘的唧咕聲……

接着，隊伍爬出了田塍，走上一條亂石峻峻的斜坡路。

一陣隱忽的蹄馬聲傳過來，半分鐘後在我們隊伍的後邊追上來幾匹馬。

……
「急進！輕騎隊和手槍隊，已經分左右兩翼包圍上去了。同志們，在五更前
……」鋼鐵般堅強的喉音從戰馬上投擊下來，這顯然是司令和着他的護從追

上來了。

隊伍前頭的那個老游擊隊員，蹣跚下斜坡，熟練地在野路上飛開了脚步，跟在他後面的同志們，喘着氣，簡直在賽跑，胸前的手榴彈和背上的來福槍，一下下地敲打着身子；但是這個嚴重的命令在催使着他們，還有那猛烈的鬥爭的火在耀引着他們……

東方漏出一絲淡光，帶着雨意的雲朵還擁擠着天體。

幾百個同志已經隱伏在這山巒的後邊，輕騎隊和手槍隊是埋伏在距這兩里半遠的北邊的那座山嶺，從早晨的微熹中，可以辨認出這山後敵人的騎兵隊已經巡邏過了，馬蹄鐵的彎痕，深深地印在鬆滑的山土上。

哨兵在山後的岩石上伸出了半個頭，向着山前的下邊探望。

半山腰裏的叢樹，和窪谷裏的白楊林，披繞着濛白的雨霧，那連接着山腳的

蕎麥田，蕎麥開放着白花，在雨露中擴坦開去，靜靜地吻連着那條彎曲的沙河。在白楊林和古槐的密葉中，透露出行唐的一片黃土城垣，倨傲地踞立在原野上：

雨後陰寒的風，夾着城裏的一下兩下稀落的槍聲吹上山來。

從闊葉樹的後邊，哨兵們很清晰地望見那黑洞洞的城門開處，十幾個敵騎兵走了出來，後面用繩子牽着一些農民。敵騎兵們從馬背上翻下來，然後把用繩子牽着的農民，一個個地縛在每一匹馬的馬肚帶下，農民們驚慌地亂跳着，哭嚎着，敵騎兵們用硬靴踢着他們，怪聲的咆哮着……

很快地，敵騎兵們躍上了馬背，那個守城門的矮個子，拔出了手槍朝天一放：拍——十幾匹馬一齊奔騰起來，向着遠方的田野飛跑了。被縛在馬肚下的那些農民們，顫聲地哀號着，拖在地上，拖過了田塍，拖過了水坑，拖過了亂石子路……

一忽兒，那十幾匹馬跑回來，接着又吐着口沫和粗氣往原先的路上奔馳去

了，所過的地方是一片紫黑色。拖在馬後的農民們不再哀號了，靜靜地隨着馬蹄在田野上起落着，滾蕩着……

「幹這些他媽的黑屍滑出來的毒心狗！」一個吊眼粗眉毛，腮絡鬚子的哨兵，吼叫了起來，解下胸前的手榴彈，就想往山下奔投去。

「別焦急，同志。等不到半晌，就要叫那些惡狼吃吃咱們的大刀片！」那個昨天夜裏在隊伍前頭引路的老游擊隊員，拍着背上的大刀，一把拉住腮絡鬚子的哨兵。

「怎麼紅旗還不掛起來呢？……」腮絡鬚子的哨兵咬着牙齒，氣咻咻地說。是的，這次反襲的記號：一面紅旗！只要那面紅旗在黃土的城垣上一舞動，血的鬥爭就開始了：他們會像山瀑般的沖下山去，和着隱藏在城裏的游擊隊員和農民們一齊發動，內外夾攻，要使五六百個敵騎兵的馬腿，一齊斷落在行唐城內！

那十幾匹馬又跑回來了，可是這次的回來，已經看不見拖在馬後邊的農民們了。

敵騎兵們勒慢了馬，從守城門的矮個子鬼兵手裏接過好幾瓶酒來，在馬背上輪流地飲着，迸發出一陣刺耳的怪笑……

敵騎兵走進城裏去，城門又關上了，黑洞洞地。

又是一下兩下稀落的槍聲，從城垣裏飄出來。淡白的雨霧，在林梢，蕎麥地，山脚，輕輕地流蕩着，抖慄着……

山上的幾百顆心燃燒着憤恨和復仇的火，劇烈地震跳着。手在抖動，槍也在抖動，槍尖上的刺刀閃耀着亮光。

有些同志在叢林的濃蔭中，偷偷地爬到山左邊拐彎的地方，喝着水坑裏的混和着泥沙的泉水，一邊解下腰裏的裝滿了一長布袋的炒米，大口地咀嚼着；然

後又沿着叢林的濃蔭爬回到原來的山上。

輕唱：

一塊岩石後邊傳出來低而細脆的女同志的笑聲，中間夾雜着一道男音的

麥子結實呵，

穗駝駝，

年到三十呵，

無老婆。

.....

「唉，你這鬼！」

「不理他這壞東西，他老對着我們唱這下流的歌。」
女同志們的嬌嗔的罵聲飛了起來。

「唉，你們這些女人真是！連我唱隻小調的自由都沒有……好吧，我就唱！」

胭脂河的流水呵，

淚沱沱，

爺娘妻子呵，

無米下鍋……

帶着歌的尾聲走出岩石來的，正是那個吊眼濃眉腮絡鬚子的哨兵。

「黑虎，你不好好的放哨，鬧什麼！」司令騎着赤色戰馬，從對面的林蔭後跑

出來。

「呵哈。我呵，我黑虎正和貓兒們玩哩。」腮絡鬚子的哨兵拍地立正了，肩上的刺刀在空中搖擺了一下。

「貓兒？」司令困惑地搖搖頭，騎着馬走到岩石後去。

當司令看見幾個女同志爬伏在地上，把來福槍對準山脚，兩眼注視着山下的遠處，他感動地說：

「累嗎？好同志們。」

「不，司令。」那幾個女同志微驚地回轉頭來，當她們一瞥見是一匹赤馬，她們的兩頰上浮泛出美麗而堅決的紅光。

「仔細望着那城頭上有沒有紅旗！」

「是。」

黑虎回來了。他扭動着他的毛茸茸的黑臉膛，做着鬼臉。

他從肩上摘下槍來，慢慢地在女同志的中間躺了下去，先把槍架好，然後從油漬的軍衣裏掏出兩個黑饅饅來：

「當你們和司令打交道的時候，哼，俺就摸到石洞裏偷出這兩個傢伙來……」

接着他把黑饅饅分給女同志們。

受飢餓扭絞着肚子的女同志們，再也不顧羞恥大口地嚼起黑饅饅來了。

吃完了，女同志們哂哂嘴唇，柔媚地望着黑虎的英勇的側影，她們輕聲地笑着……

雨霧逐漸稀淡了。二里半遠的那座隱伏有我們的輕騎隊和手槍隊的山嶺，清楚地呈顯出一個雄大的輪廓，被一陣亮似一陣的眼光映照出一脈蒼翠翠的

彩色。那矗立在原野上的黃土城垣，曠坦的蕎麥地，彎曲的沙河，濃密的白楊林，古槐……清朗地在雲光下閃跳着。

中午的時分了。

「紅旗！黑虎銳利的吊眼，最先發見那黃土的城垣上左右舞動着的一支紅旗。」

像一球照灼大地，山岳的神火，小紅旗在城頭上不停地招展着，發出無聲的吶喊——它，呼應着鬥爭，引發血的奔迸！

一陣激烈的槍聲從城垣上傳來了，那支紅旗——鬥爭的神火，從這個城角飛奔到那個城角，又從那個城角飛奔到這個城角……

一隊弩馬奔躍在城頭上，和着那支紅旗角鬥了起來，那游擊隊員和農民的手，正在旗下舉起來，放着繁密的槍聲……

「衝同志們，」黑虎抱着槍桿第一個滾下山去，他一邊滾一邊在招呼着後邊的女同志：

「兩臂抱着胸，帶着槍滾！」

悲壯的衝鋒號響了，隊伍像山洪般的往山脚沖瀉了，掀捲起宏壯的吼聲，衝落亂岩堆，衝落山澗，衝落叢林，衝落峭壁……司令的赤色戰馬領着其他的馬隊最先衝落到山窪，一躍便在蕎麥地上狂馳了。

有一個同志，捉住司令的馬尾巴，兩腿夾在躍動的馬腿上，跳蕩着身子隨着赤馬狂馳去了。

「嗚哇，殺！」

衝鋒號聲一陣緊似一陣地吹着，飛過叢林，飛過蕎麥地，催激着戰士們的劇跳着的心……

騎在馬背上的號長，又把喇叭嘴貼上了嘴唇：

——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

「衝呵！嗚哇，殺！」

從對面的山頭上，那翠綠的山樹間，輕騎隊的赤的，白的，黑的馬羣洶湧地衝下來，像飛瀑，像投劍……

從另一個山腰裏，繞出來手槍隊的同志們，他們像一羣兇猛的野獸，一邊吶喊一邊放着槍：

拍落——拍落落——

司令帶領的學生隊，輕騎隊，手槍隊，在十分鐘內，一齊匯流在寬廣的蕎麥地中了，衝激着，吶喊着。翻滾過蕎麥地，像一陣狂風，發出蠻大的力，把白茫茫的蕎麥田掀起一個個巨浪。隨着驟急的衝鋒號聲，大隊蕩過了流動的沙河，穿過了滿佈

着荆棘的叢林，漸漸地迫近了城根……

同志們像一大羣惡鬥的野獸，圓睜着充血的眼球，彎着身子撲近城根邊，從背上拔出大刀，從胸前解下手榴彈，冒着城角上的兇猛地發着火力的機關槍滾過去，機關槍彈落在地上，迸濺起一縷縷塵煙。當同志們一望見那城頭上的農民們飛躍着身子和敵人搏鬥的英武姿影，和那一面在槍煙中飄動的鮮豔紅旗，大家便更勇敢地攻往城根邊，握着手榴彈滾近城門……

「同志們，使勁攻呵！」城頭上跳動着的游擊隊員和農民們高聲地呼喊著。
「衝呵，殺！」城腳上的同志們一齊怒吼着回應。

這樣在來福槍嘖啦嘖啦的響聲中，在手槍的拍拍的響聲中，交雜着機關槍的噠噠噠的威鳴，彈殼到處飛跳着，彈煙和塵花隨風飄蕩在原野上，城頭上，林梢……同志們扭動着黑臉，在彈煙和塵花的迷茫中奮勇地滾在地上放着槍。